One Last Kiss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9525870.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s:	Ultraman Mebius, ウルトラマンゼロ THE CHRONICLE | Ultraman Zero: The Chronicle
Relationships:	Ultraman Zero/Ultraman Mebius, 赛梦 - Relationship
Characters:	Ultraman Zero, Ultraman Mebius (Ultra Series), 赛罗, 梦比优斯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2-06-09 Words: 8,417 Chapters: 1/?

One Last Kiss

by WhiteTulpa

Summary

兔猫双方已婚前提下的纯爱ntr

兔有儿子，silver=赛尔温
儿子视角，儿子对猫有俄狄浦斯情结

我四千七百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梦比优斯，是很久很久以后都不会忘记的画面。同样的废话，我要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当时的我出生于四千七百年前。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我出生后完整的48小时之内我的父母亲双双缺席，我被玛丽太奶奶放在育婴胶囊中片刻不离身地抱在怀里，一天后我爷爷来将我取走，抱着我老泪纵横地飞翔在m78永远明亮的街头，被形形色色的路人议论纷纷。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明明我的父亲没有在场，但那种无时无刻不被凝视的错觉仿佛让他的模样，他的气场充满了当下我们置身于的所有地方，并以我为中心旋起透明的风暴。我时常站在那几乎能将人灼伤的焦点中，悲伤地想到原来宇宙中居然也有我父亲束手无策的东西。他三番五次从寻仇的宇宙人手中救下我，却让我永远陷入了人群的地狱。无数次我从梦中惊醒，最常问他的问题总是:父亲，你为什么没有在我出生之前先问问我本人对于愿不愿意出生这件事的看法?

外星小朋友也会问父母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吗？但很明显我的问题对于我的父亲赛罗来说过分超纲，我偷偷预测了他私下底阅读的育婴笔记里只教他怎样教科书式地回答上一个问题。我在一个年轻得几乎不能再年轻的年龄向他抛出了这样一个宇宙性的难题，根本目的并不是想要答案，但我的父亲却总是如此冷酷无情又乐善好施地急于解决我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那天晚上他罕见地变成了光辉的模样，我感到陌生，随即在头晕目眩的乾坤挪移中晕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为我逆转了时空，回到我出生的前一晚，他潜入银十字的育婴舱，尴尬地在数以万计的茧房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我的位置。

这确实很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当然我是指在育婴舱中迷路找不到自己的小孩。所以我会想，难道我真的不是父亲无意中抱错的吗，否则仅凭他出挑的基因和资质，如何会拥有我这样一个孱弱的，通体幽蓝的孩子？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在得知混血的最强战士破天荒地拥有了一个蓝族的后代时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但玛丽太奶奶和赛文爷爷是不会搞错的，我甚至知道他们瞒着我重新做了亲子鉴定，爷爷一直怕我难过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父亲也没有。银十字收录的居民基因采集信息再一次向全世界盖棺定论，我是赛罗奥特曼的孩子。

于是那句没有问出口的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了。如果时光倒流，父亲重回年轻，我其实更希望他能将我了结在孵化中，而不是傻乎乎地去问一颗种子究竟想不想出生。四千七百岁之前我的答案永远坚决而统一，遇到梦比优斯之后我勉强持保留意见。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见到他的那一天。

因为我第一眼就爱上他。

另一个始终存疑的点在于——我抬头问父亲:你又是在什么时候爱上梦比优斯的呢？后来我时常和他聊起这个，聊起我们对梦比优斯的爱，更令人费解的是，梦比优斯又是如何爱上我们的？在光之国谈论爱人与否是件很敷衍的事，但我想我对梦比优斯的爱跟父亲与梦比优斯之间的好像又是不同的，当然也跟所有人对梦比优斯的爱毫不相干。我在见到梦比优斯的一瞬间自通了爱的玄机，却也朝生暮死毫无用武之地。那我的父亲，爸爸，你又是在什么时候爱上梦比优斯的呢？有一段时间我简直像个只有恋爱脑的感情专家缠着他问东问西，以便知道更多关于梦比优斯的事情。父亲跟我透露很少，一开始我以为是他突然之间觉醒了某种讳莫如深的本性，后来我在家读《光之国重大纪事年表》才知道父亲与梦比优斯相识于怪兽墓场，这是历史书上唯一记载的由两人共同参与的重要战役。我又着急忙慌翻开早年由爷爷主笔的《赛罗奥特曼人物志》，历数父亲至今大大小小的多次战役，在书中几乎查无梦比优斯此人。

我明白父亲的为人，知晓他不是天才也并非普通人，他是永远学不会一心两用的那种笨学生，因此他手头上从来不会同时出现两件大事。我怀疑他窝藏恋心，但难以置信在他戎马至今的生涯中能毫无痕迹地持续爱着某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了呢？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当年在怪兽墓场见到梦比优斯的第一面就好比在他少年的心壤中播下一枚种子，从此往后他经历过亲情与友情的洗礼，和身为最强战士使命的召唤，现在那枚种子终于带着对梦比优斯的爱在他的身体里苏醒过来，厚积出源源不绝的情感，甚至让他不顾世俗的眼光将已有家庭的梦比优斯纳入麾下。好事和坏事在一瞬间一起来了，所以好事也变成了坏事。我看着他在堆满宇宙存亡家国忧患的房间中拨开一小块拥挤的位置，邀请梦比优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同时他也没法专心去做别的事情。他和梦比优斯长期处于这种相顾无言的静默之中，不知道到底在想些什么。往往是他紧盯着追上时，他撇开眼，他移开目光后，他不甘地回以注视，如此暧昧不清，同时又藕断丝连。

我在他们的眼神中进行一系列的解读与幻想，直到那天晚上，我迎来了幻想的顶峰，站在了悬崖边上。我清楚记得那晚光之国城区下了好大的人工降雨，我坐在飘窗上看书，看到窗外掠过一道红色的闪电，随即听见捶门声，脚步声，开门声。我走进客厅一探究竟，看见梦比优斯正站在门口孤零零地滴着水，脚下积起一片反光的水滩。他浑身上下带着金色的伤口，双眼圆睁到可怖。

“赛罗，”他出声，但完全不看我父亲，当然也不在看我，“帮帮我……求你了，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猛然看向父亲，意识到他与梦比优斯之间存在着某种第三个人所无法知晓的秘密。父亲一脸沉静，沉默地取下门口衣架上的披风替明显已处于崩溃边缘

的梦比优斯围上，然后他扶着梦比优斯，转过头对我说:“Silver（赛尔温），留下看家。”

他俩前脚刚走我后脚就鬼鬼祟祟跟了出去，在雨中突然感谢自己这一身黯淡的体色，能够让我完美地隐匿在这场大雨之中。

不知道飞了多久，总之一直向前。飞出城区的积雨云，来到郊区晴朗的夜空，视野逐渐开阔。我始终跟他俩保持不近的距离，直到两人踏上地面，我才发现梦比优斯原来住在如此离群索居的山间，等离子溪流环绕过他的庭院他的园林，背靠拔起的地势，像一道屏风徐徐展开在我们面前。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有种学生突然造访恩师府上的敬重与新奇，但梦比优斯确实是我的老师。我在他精心侍弄的花园中逛了一圈，差点忘了此行目的。直到那间复式二楼中传出打斗的声音我才如梦惊醒三步并做两步一脚迈进了二楼的露台。

我看见父亲和梦比优斯正齐心协力把一个蓝族捆在椅子上，那位男士跟梦比优斯同样伤痕累累，嘴里塞着止咬器，但眼灯中满是血红的疯狂。父亲貌似嫌他太过不老实，当着梦比优斯的面给他脸上来了一拳，梦比优斯匍匐着将那人胡乱踢踹的双脚绑在椅子腿上，挣扎中身上又挨了几下，他眼泪突然掉了出来。父亲看到梦比优斯的眼泪，意识到自己的鲁莽，紧握的拳头很快撒开了。

我推开露台的推拉门进去，不可置信地问他们，你们是要杀了他吗?父亲丝毫不惊讶地瞪了我一眼，头疼地捏着眉心:“Silver，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应该呆在家。”“我要是呆在家你们就会把他杀了是吗？”我孜孜不倦，走入这场闹剧，梦比优斯甚至都被我的出现吓到，摇着头后退几步，撞进父亲怀里，“Silver，你听我们说，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我陶醉于自己精心编排的剧本，以为透过海面上的浮冰就看到了冰山的全部，以为他们和所有婚外情败露的卑鄙小人一样都急于毁尸灭迹。捆绑的程序貌似只剩最后一步，我走过去，迫切地检查我父亲那一拳有没有把人直接打出脑震荡，但同时我心不在焉，好像又没有那么在意这名受害者的具体情况，我只是看着梦比优斯，我曾经最尊敬的教官，我的老师，一字一顿:“老师，这是您的伴侣吗？”

废话。他当然是。满屋子的装潢与墙上挂着的照片证实了这一点。父亲似乎不满我如此嚣张又漠然的质问，他一向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早慧与敏锐，我说这些话无非是为了让梦比优斯更加难过和无地自容。他几步走到我面前，庞大的阴影将我覆盖，他金黄的眼灯俯视我:“离他远点。”我乍以为他是让我离梦比优斯远点，很快直到被座位上那位蓝族先生一口咬开了手臂上的肌腱，我才知道他是在警告我，离梦比优斯的丈夫远一点……

那天晚上我流了好多的血，多到整个房间都被照得亮如白昼，以至于日后每当我突然暴露在强光之中，都会有种鲜血直流的错觉。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流血，梦比优斯和父亲苍白无比的脸不断闪现在我面前，晃动成失真的光点。此刻我尚有思考的余裕，我想说没关系，但实际上我只要一张嘴发出的只有非人的喊叫。可很快这些光和声音也都离我而去了，我终于陷入完全的昏迷。

我在非常昏暗的房间中醒来，感到喉间如同干涸的河床般龟裂，目及所处没有具体表示时间流逝的媒介。通过熟悉的触感和味道，我判断这是我的房间。窗外明亮得不可思议，快速运动中的雨点连接成无数条雨线，铺天盖地地隔绝屋中与外面。我仿佛坐在一间小型家庭影院的座位上，发光的雨幕为我提供唯一的光源。

我就着这光下地寻找水源。整个屋子充满雨霾气息，同时又蒸腾着我，世界随着我的步伐震颤不止，因体内持续的高温我的视野边缘呈现出细微的桶状形变，我明白我的视觉出了点问题。我摇摇晃晃走过客厅，一股带着雨点的风穿堂过室，在落地窗前形成小小的湖泊，我没有去管，继续梦游，厨房，我想，厨房，厨房的水槽是一切的终点。我开始在房间中迷失方向，过堂风不断从四面八方袭来，将我刮得神魂颠倒，我的大脑在晕眩中慢慢思考:印象中，父亲的书房与厨房只有一墙之隔，它不是我的目的地，却是一切线索指向的中转站。我摔倒在一扇虚掩的门前，隐隐听到里面有雨声掩盖的喘息与呻吟，我抬起头，整个世界都按下了暂停键。

我看见父亲在和梦比优斯做爱。

半空中的大雨又再度落了下来。

我着迷地注视着，看着赛罗和梦比优斯如同雨后被打湿的两只蝴蝶般悲伤又眷恋地重叠在一起。两人都蜕去身为父亲和老师的一身躯壳（这让我感到陌生又叹为观止，因为我从未见过不是父亲的赛罗），在黑夜中变得轻盈无比。我彻底被眼前一幕深深吸引，其迷恋程度不亚于当年随父亲拜访万象森罗的行星朱朗，在培育花朵的温室中观察了一上午的昆虫交配。个体与个体间的联系以无数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构建着，如此原始又吊诡，有的昆虫甚至会在交配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快速死亡，梦比优斯也会这样吗?我看着他，看着他奄奄一息地软倒在赛罗怀中，被赛罗捧着吻着，轻声呼唤，仿佛一只即将死于性交的银红蝴蝶。一切都在偏离认知之外的地方进行着，当赛罗露出身下那与他身形和体貌完全不相符的生殖器时，我惊恐地捂住了口，那种鲜血淋漓的感觉又来了。梦比优斯献祭般向他敞着腿，腿间的小口衬得赛罗的性器愈发狰狞。如果我没有在这个年纪休学离开学校，我会在生理课本中学到银族的生殖系统与其他光之巨人的种族并不配适，有绝大多数银族同胞的生殖腔构造只能呈现出单一性别的性

状，集中体现在拥有雌性生殖器的同类阴道平均宽度与纵深要远低于同龄的红蓝种族。但现在的我无法知晓这些，只能绝望地看着梦比优斯躺在满是文件与资料的办公桌上，活生生地被一件披着生殖器外衣的凶器给贯穿了。赛罗把那只小蝴蝶挑在了自己的鸡巴上。梦比优斯哀叫着并起腿，又抖又湿，全身上下浮起氤氲的水意，如同刚从羊水中打捞出来的婴儿，充满血气上涌的芬芳。

“好紧，”赛罗俯身撑在梦比优斯上方，舒服地磨着后槽牙，“你那里是处?”

这仿佛是两个拥有地球文化背景的宇宙人之间的加密通话，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地球人对从未进行过性行为的一类群体的总称。梦比优斯泪眼朦胧地点了点头，不等赛罗再度发号施令，复又打开双腿，给赛罗看两人完全不般配的腔道与性器，此时正不顾任何伦理道德地紧紧结合在一起，小口严丝合缝地咬着深埋进去的柱身，不让他深入也不让他走。梦比优斯伸手抚摸赛罗还留在外面的部分，指尖顺着一路滑到耦合处，接着是自己雌性的阴蒂，来到被撑起来的小腹，在上面用两根手指模仿两足生物走路，来到茎顶，隔着一层柔软的肚皮，拿手掌包住。他怯生生地看着赛罗，告诉对方:你现在在我这里，你顶进了我的盆骨中央。梦比优斯根本不懂阴道和子宫的概念，只是感觉赛罗暴露在外的阴茎根部很可怜，于是他用手指扒开穴口的肉瓣，好让对方方便全部进去。

“已经到头了，”赛罗提醒他，忍不住俯下身吻梦比优斯的额头，优等生的小叔明显是个生理课挂科的笨蛋，真把自己当成没有极限的奥特战士。梦比优斯也后知后觉地感到羞耻，将对方的脸一把搂在胸前，解开一边的胸甲，衣衫半褪地拿自己的乳肉作为贿赂，让赛罗忘掉自己刚刚的发言。

性爱中的父亲不是父亲，同样老师也不再是老师。梦比优斯很快陷入赛罗九浅一深的技巧之中，爽得脚尖都绷得笔直，被赛罗握着架在肩头吻上了足弓。身下抽插得细密而缠绵，只便轻轻地撞击就能使饱含汁水的花心心花怒放，衔着嘬着最敏感的顶端，非要吃出些精液才肯罢休。赛罗揽着梦比优斯陷进办公桌前宽大的座椅中，掐着对方盈盈一握地腰肢让梦比优斯骑在他身上摆腰送臀，柔韧的身体打着圈地拧着挺翘的小屁股，肉感十足，令人爱不释手。

梦比优斯缓缓摆动下身，身形起伏间毫无半点下流意味，但也前所未有地让人感到意乱情迷。他的整个轮廓甚至都在黑暗中散发出迷离的光晕，举手投足之间纷纷抖落肌肤上灿烂的磷粉，体纹妖冶以一种向上灼烧的趋势生长蔓延。小猫妖眯起眼灯，他向对方钩钩手指，赛罗就迷恋地追着他的指尖舔上来，他哄小狗般摇摇指头赛罗就止于当前的距离吻他的手心。胸腔中满溢的掌控感几乎要让梦比优斯目眩神迷。以赛罗目前在光之国的身份几乎没人能支使他前仆后继，但现在他却沦为自己欲望下的玩物，如同行星甘愿围绕恒星运行，时而亲密时而距离，并为自己的恒星对抗一切变幻莫测的引力。

梦比优斯情难自制地大声呻吟起来，他捧着赛罗的脸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意识到自己那与生俱来吸引人心的本性，原来这就是勾引吗？他在勾引这个星球上最强的雄性，让他抛却正人君子的伪装，让他暴露出从不示人的性器，而自己只需要装作懵懂无辜的模样张开生殖腔——张开那两瓣纵向的软肉，形象上非常像一种倒置的捕兽夹，然后那只权力与力量的野兽就横冲直撞地闯进来自投罗网……只是想到这里，梦比优斯就没出息地骑在赛罗胯间一抖一抖地流着涎液和眼泪高潮了，他深深往后仰，下面滋着水，黏腻的水液顺着赛罗身下的腹肌流得到处都是。他落入对方有力的怀中，双眼泛白片刻才回过神，复又痴迷地摩挲着赛罗喘息的下唇，笑嘻嘻地问那人刚刚有没有爽到。赛罗沉默地看着梦比优斯满脸痴态的样子突然笑了，十分古怪，他笑着起身将梦比优斯架起来站好，扣着肩膀让他转身，从后面干进去的时候没有任何预兆。

“这样会更爽，”他凑在梦比优斯耳边轻声说，钳制着将对方攥碎在怀里，“别在地毯上尿出来，小妖精。”

我从水底浮上，痛苦不堪地睁开眼睛。

有很多问题。第一，我在哪里:

我环视四下，紧闭的窗外仍然落着成线的雨，日光让雨水变得黯淡不安，窗台的玻璃缝隙在向内渗水，每一滴雨水里都倒映同一个房间，这正是我所处的环境，不属于夜晚也不属于记忆，陌生又熟悉的气息铺陈而来，我轻易辨别出其中亲切的部分或许来源于梦比优斯，至于另外剩下的部分，我不知道。

我尝试动了一下惯用的手臂，剧烈的疼痛很快给我反馈，刚刚那荒唐的一切很可能是我潜意识下的梦境。那就只好用不太熟练的另外一边，我费力掀开被褥，支起上半身，心里安慰自己:没事的，只是局部的损伤无法造成全身的瘫痪。可实际上失去了一边手臂的平衡，我连坐起都很困难。这不正常，那晚的触觉与血液是真实的，充其量只给我一点自以为是的教训，但现在我表现得像是失去了整条胳膊，连简单起身的动作都拼尽全力。我慌张又疲惫地挣扎着爬起来，发现不远处的被褥上有一滩可疑的痕迹，位于我的双腿之间。初愈的意识让方才的我忽略了腿间隐秘的湿意，现在那种刺穿肌肤的濡湿感几乎要扎得我头皮发麻，我掀开被子，与此同时房门打开，一股风砸到我脸上，几秒后我听到父亲犹豫不决又幸灾乐祸的声音:Silver……你尿床了?

坐在餐桌前，我撕开吐司千头万绪地想，如果我是火焰红莲或者镜子骑士是不是就能在刚刚的情形中挽回一点颜面。因为那样我就可以直接告诉好基友赛罗:我做了有关你

和你最小叔叔的春梦，梦到你在你办公的地方透了你的小叔，他底下还是个处，而你表现地像是一名射精障碍的病患。最后你说别尿到地毯上，好嘛，我尿了出来。貌似这样我就能理直气壮地把尿床一事全权推卸到赛罗头上，他非但不生气估计还会傻乐地以为我在夸他战斗力持久。但幸好目前最严峻的结果还未出现，我坐在干净明亮的餐桌前含恨往嘴里塞着吐司，心怀鬼胎，时刻观察着房间中每个人的动向。

首先，父亲在吃早餐，不以为意。梦比优斯在他丈夫的房间里正收拾着什么，一会儿他扶着对方出来，替他拉出椅子，坐在父亲对面。我控制不住地把视线往人家身上瞟，昨晚突如其来的袭击没能让我对他产生心理阴影，可能是同族之间天然的吸引力，我能感知到对方缓和的情绪，他也注意到我，在晨光中慢慢转过头，于是我看到他隐没在光线中另一边乌青的侧脸——毫无疑问是被我父亲昨天晚上揍的。他的嘴唇小幅度地动了一下，露出一丝得体又拘谨的笑意，他说对不起。但没有人说话。父亲一言不发地啃着南瓜馅饼，很快梦比优斯从厨房端着碟子出来，给我们每人都添了一个煎熟了的荷包蛋。他的丈夫点头向他致谢，父亲没多做评价，我快速扫了梦比优斯一眼当作谢意，我不敢做过多联想，昨晚的梦还在我脑子里断断续续地回溯追忆。梦比优斯鲜红的指尖随着落下的碗碟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想起这双手在梦里抚摸过我父亲可怕的性器……

梦比优斯的表情很平静，结束完一切待客之礼后他也坐下同我们一起用餐，坐在我的对面，他丈夫的一旁，位置的安排有种说不出来的微妙。餐桌中间摆了一罐鲜花，看样子是梦比优斯从花园里摘的，鼻尖的馥郁与色彩的缤纷巧妙地从视觉上连接了他与父亲之间交错的距离，我有预感只要父亲装作欣赏花束微微抬起头，就能看到梦比优斯静谧的侧颜。

但实际上在花朵的衬托下他看起来相当疲倦，面容的静谧很大一部分归结于一夜未眠。梦比优斯和他的丈夫安静地并肩而坐，谁都闭口不提昨晚的糟心事，只顾旁若无人地享受清晨难得的清爽与宁静。我开始注意场景中的陈设与装潢，能看出来在平时这会是间充满温情的精致爱巢。现在它容纳了多余的两人，我和父亲，却也不动声色地将我们隔绝出去。梦比优斯和他的丈夫静静地入座，进食，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天平，让人很难融入其中。身心俱疲的餐桌上没有任何话语，但那种旁溢的浓情蜜意似乎无处不在地涌流于房间中的每处罅隙，让除这对夫妻之外的所有人感到煎熬与窒息。

我麻醉未散的身体又开始失去知觉了，手中的叉子滑溜得像只鱼，扑腾着蹦出我的手掌心。梦比优斯细心地注意到，及时起身为我整理餐具，拿纸巾抹一把我控制不住溢出的口水，他做这些事轻车熟路。他每对我嘘寒问暖一分，父亲的眉头就更深地皱进分明的眼窝里。但我难以形容扑面而来的触感，梦比优斯身上的热氛包围着我，那是一种只有安定的幸福感才能培养出来的特殊香气，从未出现在父亲身上，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身上，总之它出现在了梦比优斯身上，构成了此刻我为他着迷的原因。梦比优斯温和地询问我手臂上的伤情，但后来我知道他在没话找话，因为我胳膊上的

撕裂伤就是他给我缝的，麻药也是他给我打的，父亲在一旁手忙脚乱地蹲守了一夜，被安排定时为梦比优斯的丈夫注射镇定剂。再次从父亲口中得知这些是很久以后。

现在我只想感恩梦比优斯的不计前嫌，他好像把昨天晚上我说过的话忘了。我趁机向他道歉，为我昨晚的冒犯，还是他丈夫出声提醒他才想起来这回事儿，连连摆手说没关系。“为什么你居然还能记得?!”我神情惊慌地看向梦比优斯的丈夫，隐约有点感到羞耻。

“因为我的本职是作家噢，作家的本能大概是……捕捉任何可以成为创作灵感的生活素材，”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能记住所有见过的人和事。”

“所有?”

“打个比方，你在餐桌上说的每一句话，从我留意你的那一刻起，我都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真可怕……”我喃喃自语，“那你的脑袋岂不是无时无刻都会被这种无法筛选的庞大信息流装满，你不担心你的大脑爆炸吗？”

听完我的感叹梦比优斯的丈夫爽朗地笑了起来，他与梦比优斯含笑着对视，又很快止住笑意，目光落在我身上，“确实，如你所见，昨天晚上我爆炸了。”

“不分场合的爆炸是你们作家的职业病吗?只是你这样，还是说其他作家都是这样?”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作家在光之国并不是一份让人敬重的职业，当今世上现存的仍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屈指可数，我们受限于地理与政策上阻碍，始终未能形成交流稳定的社群。在远离等离子火花塔辐射的m78的另一端有一片长满毒草的苦寒之地，你猜那里流放着什么?”

“你的同行?”

“对又不对，”他吞下一枚坚果接着说，“他们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为什么？”我被牵着鼻子走，“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等待复活一部巨著。”梦比优斯趁虚而入，举起叉子往上面蒙上一张白色的餐巾纸，“被复活的作品会变成这样一种东西，就像难以捉摸的幽灵，”他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扮演幽灵的叉子和餐巾纸，“它构造着一个住所，而实际上又居无定处，时刻都处在运动状态，从不将自己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译本之中。”

“你这样说话很讨厌……”我不悦地对梦比优斯说，反而让他笑得更开心了。梦中他娇笑的场景如同一辆列车呼啸而来从我面前开过。

“是这样，Silver…你是叫Silver是吧，我昨天有印象你父亲这样叫你。是这样，地球上有个很有名的古代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主张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因

为他认为，诗歌不会产生理性和哲学，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事实上的真理相去甚远。例如画家画床只是模仿木匠制造的床，而木匠造床又模仿床之所以为床的真理。其次，诗歌还同样滋养着本应由理智压制的『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比如情感和欲念，造成了伤风败俗的不良影响。所以这位哲学家认为诗人一无是处，既不能造床，也不能像工匠和铜匠那样造出马橛子和缰绳，不能帮助战士恢复健康，更不能指挥战争治理国家。”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不否定文学艺术，”梦比优斯冲他的丈夫挤眉弄眼，“他只是反对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艺术。”

“那你又是哪边？”我似懂非懂地发问。

“你觉得呢，”作家先生抱起胳膊反问，“如果我反对他，现在我应该去星球的另一端;如果我赞成他，现在我也不会在这里发疯。”他换了个姿势抽出罐子中一朵幽蓝的我叫不出名字的花放在手心把玩，意味深长地看向我，“光之国提供着从出生到坟墓的一整套的医疗体系，并致力于将本国的死亡率降至最低。但很可惜，银十字在精神卫生方面的建树堪称一片空白，现在仍有人认为精神类疾病是一场只流行于蓝族之间的瘟疫，你不怕我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我把手放在大腿上，“我是完全健康正常的m78居民，没有人会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迷信……”

“我吃完了。”父亲一推餐桌站了起来，把声音搞得很响。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离开了餐桌，在房间里烦躁地翻找着什么。梦比优斯追过去，对他说他带来的披风已经被自己洗了晾在阳台上。父亲径直扭头进了阳台，很快围着还有点湿的披风走过来，一把拍在餐桌上。

“吃完饭自己回家，不要到处乱逛。”

“你要干嘛!”我如临大敌地慌张起身。

“上班。”他头也不回地下楼，回声传了很远，“别忘了把你尿湿的被单洗干净。”

他故意的。

我想，我真的恨死他。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